

# 祖母绿

赵力平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祖母绿

赵力平 著  
赵奕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母绿 / 赵力平, 赵奕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39-4638-8

I. ①祖… II. ①赵…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141 号

- |      |                                   |
|------|-----------------------------------|
| 书 名  | 祖母绿                               |
| 著 者  | 赵力平 赵 奕                           |
| 责任编辑 | 罗 艺                               |
| 装帧设计 | 吕翡翠                               |
| 责任印制 | 朱毅平                               |
| 出版发行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
| 邮 编  | 310006                            |
| 网 址  | www.zjwycbs.cn                    |
| 经 销  |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
| 制 作  |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
| 字 数  | 294 千字                            |
| 印 张  | 21.25                             |
| 插 页  | 1                                 |
| 版 次  |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339-4638-8            |
| 定 价  | 45.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目录

- 引子 / 001
- 一 我没有偷手机 / 008
- 二 决不当小偷 / 019
- 三 锁厂打工 / 033
- 四 误入歧途 / 045
- 五 堕落荣行 / 054
- 六 青梅竹马 / 065
- 七 广场比武 / 079
- 八 荣行老板 / 089
- 九 女记者 / 100
- 十 故友相逢 / 109
- 十一 故宫历险 / 120
- 十二 国家机关家属楼遭殃 / 128
- 十三 名人被盗 / 137
- 十四 恶人做善事 / 144
- 十五 穷乡捐款 / 158

|     |         |       |
|-----|---------|-------|
| 十六  | 金盆洗手    | / 166 |
| 十七  | 银铛入狱    | / 177 |
| 十八  | 浪子回头    | / 190 |
| 十九  | 佳佳探狱    | / 199 |
| 二十  | 文盲著书    | / 214 |
| 二十一 | 艰难出书    | / 227 |
| 二十二 | 重归社会    | / 240 |
| 二十三 | 艾滋女     | / 253 |
| 二十四 | 神秘的房子   | / 261 |
| 二十五 | 别出心裁的抄家 | / 274 |
| 二十六 | 奔腾的钱江潮  | / 281 |
| 二十七 | 高价照片    | / 290 |
| 二十八 | 北高峰     | / 298 |
| 二十九 | 天下无贼    | / 304 |
| 三十  | 怎么办     | / 320 |

|    |       |
|----|-------|
| 后记 | / 335 |
|----|-------|

## 引 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江西省南部偏远小山村。

农民王享福，一个瘦弱的男子，年纪不大，高高的鼻梁，凹凹的眼眶，卷卷的头发，黝黑的脸，一看就是一个吃苦耐劳、聪明能干的老实人。

王享福虽然取名享福，但名不符实，尽管长年累月风吹雨打，但在那个年代，苦干、实干，也赚不了养家糊口钱，家里一年到头愁米愁衣又愁钱。

王享福有一个女儿，但他非常盼望有个儿子。没有办法，在中国农村，重男轻女，根深蒂固，儿子承担着传宗接代、养老送终、情感回馈等多项社会功能。生儿子为喜事，敲锣打鼓，设宴庆贺；生女儿则闷声不响，母亲也脸上无光，觉得自己无能。

老婆怀孕了。王享福虽然不说，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个时候，没有B超，女人肚子里的东西，除了观音菩萨，还有谁知道呢？他心里茫然，自责，无助，但又很想提前知道。他到处打听、询问。有人告诉他，晚上回去看看老婆的肚子，“男抱母，女背母”。

他性急得很，等不到晚上，匆匆忙忙赶回家，“咣当”一声关上门，叫老婆赶快脱衣服，他要看看肚皮。老婆骂他神经病，但说归说，还是脱了衣服给老公看，因为她也急。

“男抱母，女背母”是农村的一句谚语，说的是一种辨别生男孩女孩的小技巧。所谓“男抱母，女背母”，是指从孕妇的腹部看，倘若腹部是整体外鼓，像“抱”着孕妇的样子，往往生男孩儿的概率很高；相反，倘若腹部是突出部位

明显,像“背”着孕妇的样子,往往生女孩儿的概率较大。

王享福左看右看,横看竖看,一边看一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肯定是个有柄子的,王家传宗接代的有了。”

儿子还没有钻出娘肚子,八字还没有一撇,但王享福已经给即将出生的儿子取好了名字,叫“王永和”,意思是一辈子和和气气、平平安安。

在焦急的等待中,老婆生了。天遂人愿,果然生下一个有柄子的。听到这消息,王享福激动得手足无措,高兴死了,双手连连作揖,口中念念有词:“感谢观音菩萨!”

生了儿子,老婆辛苦了。王享福要犒劳一下,但怎么犒劳呢?家里要什么没什么,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王享福东求爷爷西托奶奶,终于搞到两斤肉票。但有票,在穷山沟里也买不到,买肉还得到县城去。

这天一早,王享福就跑到生产队长吴桂山家里,他想请个假,赶早车去县城。在村头碰见吴桂山,他正和副队长王福华等人在商量派工。吴桂山问他一早急匆匆干啥,王享福说请假去县城买肉,犒劳老婆。

“你老婆的肚子争气。我家里那个,肚子里还不知道是个啥。”吴桂山老婆的肚子刚挺出来,他也很想生个有柄的。“这么争气的老婆,你一块肉就打发了?太寒酸、太小气了吧?大家说,是不是?”

他的话引起共鸣,大家群起而攻之。王福华说:“是啊,一个儿子就值一块肉,全世界恐怕也只有王享福这样小气。不像男人,这种男人比女人还女人。”

“还有,生了儿子像生女儿一样,也不请村里人喝个酒?”

男人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别人说自己像女人。王享福脸红了,他争辩道:“你们别看不起人。我对得起老婆的。我不仅买肉给她补身体,我还……”

“还什么?别吹牛了。”吴桂山又将他一军。

王享福被逼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将家里的传家宝都给了她。”

“你们家还真有传家宝啊?”王福华说。

“就是那颗晶莹的、碧绿的祖母绿?那颗‘鸽子蛋’?”大家听到王享福说

到传家宝,眼睛都亮了。

“是啊。我不小气吧。”

祖母绿是人世间最值钱的宝石之一。它代表着美丽的女神,表现永恒的爱与美。传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所用的圣杯就是用祖母绿雕制成的。中国人对祖母绿也十分喜爱。明清两代帝王把它视为同金绿猫眼一样珍贵,有“礼冠需猫眼、祖母绿”之说。明万历帝的玉带上镶有一特大的祖母绿,现藏于明十三陵定陵博物馆。慈禧太后死后所盖的金丝锦被上除镶有大量珍珠外,还有两块各重达八十克拉的祖母绿。

王家怎么会有这颗传家宝呢?原来王享福的祖先中曾经出过一个有名的工匠,在京城制作皇家饰品,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他回到老家,带回一颗祖母绿,成为传家宝。这个事情,王享福全家都将它作为秘密,轻易不对外人说。一般人也不知道,村里人也只是听说,但大家都没有实际看到过。今天王享福被逼急了,随口就说了出来。

大家信服了,没有话说了。

“你很大方的,没有人说你小气,更没有人说你像女人。你的请假我同意了,你去吧,肉买得肥一点,可以增奶。”吴桂山摆摆手,让王享福快走。随后,他低下头又和大家一起研究派工的事情。

从偏僻的山村到县城,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深山的路,九九八十一个弯,看得见影,听得见声,走路却要半天。等到王享福到了县城,买上肉,再回来赶车,已经是下午两点钟,等到王享福满怀希望地上车,一心一意往家赶,偏偏解放牌大客车不作美,半路抛了锚,前不靠村,后不着店。天已经不早了,许多乘客就地找个农户住了下来,但王享福思妻心切,向农户要了个“松明”树枝,要赶夜路。

旁人劝他,深山老林,走夜路很不安全,即使碰不上狼、黑熊、野猪、毒蛇等伤人的动物,黑咕隆咚的,过高坎、陡坡,也非常危险。但王享福不听劝告,拎了两斤肉,打着火把,往家赶。

这几天,王享福的老婆许桂芳,因为生了个儿子,仿佛从苦海中一下子被



超度出来，登上了欢乐的峰顶，多年郁结的闷气也风吹云散。特别是王享福昨天晚上又将传家宝奖励给她，她心里真有说不尽的畅快，可谓春风得意、神采飞扬、心花怒放，“生儿子就是好”。

农村的女人坐月子可没有城市里的娇贵。许桂芳产后第五天，就下床做家务。不仅给儿子喂奶、换洗尿布，还要烧饭、做菜，给孩子洗衣服，整理家务。

天黑了，忙了一天，丈夫还没有回来，她也累了。那时，山区农村还没有通电，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视机。她点亮了一盏煤油灯，躺在床上，旁边依偎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她深情、幸福地看着儿子娇嫩、粉嘟嘟的脸，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她幸福地等着丈夫买肉回来。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肉了，碗柜里只有梅干菜、盐菜，她等着丈夫回来改善一下伙食，打打牙祭，既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儿子，吃了肉后，奶水更充裕，儿子可以养得更胖、更壮一些。

她拿起昨晚丈夫给自己的传家宝，对着灯火，反复端详起来。这是一颗麻雀蛋大小的碧绿色的珠子，晶莹透亮，很是好看。丈夫说，这颗祖母绿是权力和富贵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以拥有它，是传家宝，价值连城；还让她保密，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挂在脖子上，防止被人盯上。

她听了后，很不以为意。人在世上，吃住才是最重要的。这么一颗小珠子，既不能吃，又不能用，能值几个钱？还是传家宝，皇帝才有的东西，太夸张了吧，如果现在有人出十斤猪肉来换它，她肯定就出手了。

夜深了，看来丈夫是不会回来了。许桂芳将祖母绿放在床前的桌子上，给儿子喂了奶，换了尿布，吹灭灯，准备上床睡觉。

灯一灭，房子里顿时漆黑一团，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窗外深蓝色的天空，繁星密布，偶尔有萤火虫在窗前掠过。深山密林中的小山村，也不是非常寂静，青蛙、蝥蛄，以及不知名的小虫的叫声连成片，还不时掺杂着几声狗吠。许桂芳闭上了眼睛。

“啪”，门外突然发出一声响。许桂芳睁开眼，睡意蒙眬间，似乎窗外有个

黑影。她一惊，睁大眼睛，确实有个人在开她的门。还没有等她反应过来，一个高个子黑影已经悄无声息地进了屋。许桂芳顿生寒意，全身索索发抖，是小偷，还是坏人？是来偷东西，还是来污辱自己？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办？她紧紧地蜷缩在床角落，假装睡觉，不敢发出声音。

正在她思考间，这个黑影已经走进屋里，在桌子上摸来摸去。许桂芳明白了，这是个小偷，他想偷祖母绿，偷自己家里的传家宝。

怎么办？随他偷吧，这么个小东西，就是十斤猪肉，他要偷就偷吧，保命要紧。但另外一个声音也在她耳边响起：不行，这毕竟是传家宝，不能轻易给别人偷了去。而且明天丈夫回家，问起祖母绿如何被别人偷走，怎么回答呢？总不能说，自己躺在床上，看着小偷将东西偷走了。如果真的这样，以后自己还怎么在家里抬头？如何在村里立足？

想到这里，许桂芳怒从心上起，对着黑影，她大声呵斥：“将东西放下！”

许桂芳本是个农村妇女，有蛮力，少文化；有胆量，少智谋。她也不知道世间万物，生命是最宝贵的。她爬起床来，奋勇地向黑影扑过去。

黑影已经摸到祖母绿，事情已经告成，想转身离开。他以为许桂芳睡着了，绝没有想到对方会突然朝自己扑上来，惊得他毛骨悚然。他想避开，赶快逃跑，但黑暗中却撞到了旁边的一条凳子，一个趔趄，差一点摔倒。

一瞬间，许桂芳已经抓住了他的手，他拼命地甩也甩不掉，他急了，用尽全力，将许桂芳猛力地摔了出去。

许桂芳虽然是个农家女，力气也不小，但女人终归是女人，如何能与男人比力气呢？更何况还是产后，体力还没有恢复。男人这么猛力一摔，她就像陀螺一样转了出去，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

黑影借机匆匆忙忙逃走了。

过了个把时辰，王享福打着“松明”火把到了家。一到家门前，他感到奇怪，自己的家怎么会大门洞开？老婆犯什么晕，睡觉连房门都不关？他大喊一声：“老婆，我回来了。”

但没有人回答。他抢进屋来，只见地上横着一个人，正是自己的老婆。

他拼命喊：“桂芳！”但任他喊破嗓子，老婆也没有应承他。王享福一摸老婆鼻孔，已经没气了，他慌了，大喊：“救命！救命！”

他一喊，躺在床上的女儿、儿子也醒了过来，大家哭成一片。过了一会儿，村里人都跑了过来，队长吴桂山、副队长王福华也来了。大家点亮灯，发觉许桂芳已经没有救了。原来，许桂芳的头重重地撞到了桌角上，一击致命，她再也醒不过来了。

村民们乱成一团。也有人分析许桂芳的死因，大家估计许桂芳起床拿什么东西，她为了节约煤油，没有点灯，黑咕隆咚的，滑倒了，自己撞了桌子。

王享福一边哭，一边摇头。说家里的桌子是她自己放的，天天绕着桌子走，闭着眼睛也不会撞上去，说肯定是被人害死的。

但被人害死得有证据，家里东西一点也没有少，也没有人看见谁进来过，王享福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老婆是被害死的。

有的人劝王享福，不要再哭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处理后事吧。他们劝王享福将许桂芳抬到村上的祠堂里，给她盖上一条好一点的被子，再在她的灵前点两盏长命灯，让她早日超生吧。

还有的人劝王享福，赶快照顾好小孩，小孩出生才五天，还没有过“七日风”<sup>①</sup>，不要大人遭故，小孩受灾。

王享福不肯，他一定坚持要报案。吴桂山见此，也不勉强，就派了个小青年陪同王享福，又举着火把，连夜跑到十五公里外的人民公社去报案。

当时还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公检法”都被砸乱了，没有派出所等专业公安机构，侦查、审判都由“人民审判员”来负责。

等王享福赶到人民公社，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公社政工副书记听了汇报后，就派了一个人民审判员随同王享福一起回去进行侦查。

但现场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什么线索留下来。这个人民审判

---

<sup>①</sup> “七日风”，即新生儿破伤风。一般由断脐不洁，感染细菌所致。一般在出生后四至七天内发病，属于危重疾病，在贫困落后地区病死率很高。

员也不是专业刑侦人员,没有什么侦查经验。他只是到现场履职一下,转了一圈,看了桌子角和许桂芳的尸体,就同意大队的意见,说确实是许桂芳自己不小心撞到了桌角,导致死亡的。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就回去了。

此事就算了结了,但在王享福心里始终是个郁结,他不相信妻子会自己撞到桌角,特别是他后来多次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那颗传家宝,但是,即使掘地三尺,也始终不见踪影。他更加不相信大家的结论,更坚信自己的观点,自己家的传家宝被小偷偷了,而且小偷在偷的过程中,被老婆发现,结果老婆被害了。但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拿出证据,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越来越被大家淡忘,也就越来越讲不清楚了。这个事情也许就像葫芦案子一样,永远难见其真面目。

## 一 我没有偷手机

妻子死了，但生活还得继续。王享福，这个瘦弱的男人，一个人身兼两职，既当爹又当娘。王享福，名字取为享福，但有女有子无福气。他白天上山砍竹子，背下山，出售给来收竹子的商人，赚取微薄的几个钱，养活全家。干完活回家，还得料理家务。幸好有一个女儿代他分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姐姐不仅负责照顾弟弟，而且帮助家里洗衣服、烧饭。

对老婆的死、传家宝的失落，王享福始终不能忘怀。为此，他恨死了小偷。他经常跟女儿、儿子提起此事，告诫他们不要忘记家里曾经有过一件传家宝，被小偷偷走了。小偷不仅偷走了传家宝，而且还害了母亲。“你们必须始终牢记两件事：一是要注意找回传家宝，对祖先有个交代；二是做人要正直，一辈子决不能当小偷。”

王享福虽然粗犷、暴躁，大字不识几个，却恪守陈规祖制，从小就教育子女要信服“孔老二”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做到非礼勿行，非礼勿言，非礼勿视。

姐姐与弟弟情深。从弟弟降生起，她就与弟弟绑在一起了。没有妈妈，姐姐就成了半个妈妈。弟弟还不会走路，父亲就用一根绑带，让姐姐背着弟弟一起走。姐姐到哪弟弟跟到哪，甚至姐姐上学，弟弟也一起去。

这是山区小学的一种特有现象，老师也没有办法。不让姐弟俩上学吧，姐姐就得辍学，于情于理说不过去；让姐弟俩上学吧，学校就跟幼儿园差不多了，不成其为学校了，而且还影响其他人。老师没有办法，就让姐弟俩坐在教

室最后的位子。但就是这样,还是给其他同学带来诸多不便。王永和一会儿尿尿了,一会儿喝水了,一会儿哭了,一会儿大声叫“姐姐”,经常将全班同学搞得哄堂大笑,甚至逗得老师也笑。姐姐难过得要死,不仅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倒数第一,而且在同学之中也抬不起头来。她多次发火,甚至将弟弟的屁股打得血红,但有什么用呢?弟弟只有两岁,正牙牙学语,他哪懂得什么课堂纪律、学习成绩?幸好,在偏远山区,特别是在女孩子中间,大家都不大在意学习成绩。只要能够认得几个字,在结婚证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只要能够加减乘除,上街买菜能够算清账,不会被人骗,就行了。

但王永和似乎是个读书的料,他稍微懂事一点后,上课时就一声不响,似乎和姐姐一起非常认真地听老师讲课,老师也表扬王永和,说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有一次还给了他一朵小红花。

时间过得很快,姐姐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马上就可以出嫁了,而王永和也快小学毕业了。他确实如大家所说,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村民们都夸奖这是姐姐的功劳,说句现代的话,这是幼教,是姐姐从小就带王永和一起听课,开发了他的智力,让他变聪明了。大家还说,王家祖坟葬得好,找对了文脉,王永和将来一定会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还有的说,是王永和的母亲在暗中保佑儿子的结果。姐姐和父亲听了这个话,异常兴奋。

王永和有一个同年出生,一起长大的“同年伴”,叫吴天益,就是那个生产队长吴桂山的儿子。同学们爱互送外号。因为王永和学习成绩特别好,大家管王永和叫“小王博士”。吴天益长得高大,像他父亲,名字中又有一个“天”字,大家管他叫“天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同年伴,两人有许多共同的爱好。两人是同村的,均是班里的学生干部,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两人经常一起游泳、打鸟,特别喜欢打篮球。下课后,犹如鸟上天,鱼入水,两人匆匆跑往球场,甚至中饭后也不休息。

山村学校的球场,与城市完全不能相比。其实这不能说是球场,只是个操场。二百多名学生的早操、体育课,还有学生大会,全部在这里举行。它还是一个晒谷场。每年一到农民开镰,谷子一上来,学校就得先满足农民的要

求,将球场让给农民晒谷。学校的洪校长为此多次到乡里告状,但和尚敲木鱼、道士念经——没有什么用。是吃饭重要,还是体育课重要?如果操场不能晒谷,农民的稻谷收上来后,没有地方晒,就会烂掉,那么农民吃什么?孩子们吃什么?这个问题,大家都一清二楚,只有校长搞不灵清。

球也不是好球,不是牛皮球,是一个橡皮球,而且是一个破橡皮球,已经补过多次。但山区的小学生就是这样,能够有一个球,就已经很好了,管它破还是不破,只要不漏气能打就是好球。

十二月的乡村,早过了夏收秋种季节。球场不是晒场,而是小伙伴们的赛场。小学生的球技并不怎么样,半天也投不进一个,但认真和激烈程度却并不比职业联赛差,个个奋勇当先,汗珠子摔八瓣儿。

王永和个子中上,但灵活、勇猛,投篮很准,擅长打后卫。吴天益个子偏高,可以控制篮板。以往比赛,两人都是核心球员,一般都会在两个队。今天也一样,大家对比赛非常专注,效果也很好,比分交错上升。

时间不长,球场旁边来了几个小姑娘,其中一个小姑娘叫王香姣,她就是副队长王福华的女儿,名字虽土,却长得水灵灵的,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嫩嫩的皮肤,人见人爱。她是公认的校花,许多男孩子梦中的“灰公主”,当然更是王永和和吴天益心中的“灰公主”。

激烈的赛场,突然来了几个小姑娘,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大家的投入就不如刚才专注了,特别是王永和和吴天益,更是大失水准。不仅投篮常常不进,而且失误频频。在王永和投出一个“三不沾”后,一个小伙伴气得将篮球一扔,责问王永和:“你在干吗?在抽‘永香’牌香烟?”

这句话引得旁边的小伙伴哈哈大笑,臊得王永和满脸通红。

王永和知道学校是极力反对早恋的,虽然大家都说“一年级的小偷二年级的贼,三年级的美女没人追,四年级的帅哥一大堆,五年级的情书满天飞,六年级的夫妻一对对”,但如果被老师抓到,很可能被开除的。

谁和谁是才子佳人,天生一对;谁和谁是郎才女貌,地造一双;谁是谁的“老公”,谁是谁的“老婆”,两人“结婚”成家,还闹过数次分手,但还没有“离

婚”；……类似的段子，经常在学校里私下流传。像王永和这种学习成绩突出的“帅哥”，会被许多女生暗恋。王香姣这样的“美女”也会被许多男生暗恋。这种暗恋，女生一般会说，而男生有的会用语言表白，平时献殷勤，比如抢着帮她拿重东西、捉满瓶的蝴蝶送给她、爬到树上捡鸟蛋逞英雄、跳长绳的时候放水让她过关。有的并没有表白，只是在心中暗恋着某人。王永和觉得，这些就跟小说、电影里讲的情节一样。

他知道“永香”牌香烟，讲的就是他和王香姣，但他不知道这个绰号是吴天益给取的。吴天益自己也暗恋王香姣，但他不好意思表白，怕表白后被老师批评，被同伴讥讽，这是很丢面子的。所以，他既纠结又无奈，转而把怨气发泄到王永和身上。他绞尽脑汁，给王永和、王香姣取了个香烟的别称来取笑他，谁知这一叫，却流传开来，许多同伴都知道了这个绰号。

这一叫，王永和很难为情，也很纠结。从内心来看，他非常喜欢这个绰号，但他与吴天益有同样的想法，也不敢表白，也怕被老师批评，被父亲责骂。所以被同学们讲得满城风雨，他也感到很不是滋味。

王香姣却非常大方。她喜欢“永香”牌香烟这个绰号。她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为人非常聪明，世道看得清。她觉得在同学之中，最有可能跳出山门、告别贫穷、丢掉草鞋换皮鞋的就是王永和和吴天益。她也喜欢吴天益，因为吴天益个子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更喜欢王永和一些，这可能是因为王永和的学习成绩更突出一点，野性更足一些，男人味更重一些。

王香姣不喜欢体育活动，但因为喜欢王永和，而王永和喜欢打篮球，所以她就喜欢看打篮球。其实她并不懂球，她也不想懂，那她来干吗呢？她既是来凑凑热闹的，也是来看是非的，更是来听恭维的。女孩子，有貌就有财，有貌就有缘。一般地，她来后，大家会更投入、更专心，球打得也更好。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大家都想在心爱的姑娘心中留下好的印象。在球赛休息时，大家会围绕她，讲一些恭维她的话，而这个才是她最喜欢的。

但今天却相反，为什么？王香姣来了后，大家打球的注意力却更不集中了，大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球上，而是集中到了王香姣手中拿着的那个小小



的、黑黑的小盒子上,而且这个盒子会唱出很优美的歌。大家知道这不是收音机。因为收音机还要大,而这个小;收音机有尾巴(天线),这个没有。王永和也不知道这个神秘的东西叫什么,而吴天益已经知道它叫手机。

大家知道,王香姣的姐姐在临安打工,所以她家里有许多不为大家所知的新东西。比方说,王香姣家里不用锅煮饭,而是用一个圆圆的桶,用电一插就烧好了,而且这个饭特别软,特别好吃。大家后来知道,这叫电饭煲,不仅可以烧饭,还可以煮鸡。王香姣家里有一把像手枪一样的东西,电线一插,嗡嗡作响,原来是用来吹头发的。这次不知道王香姣又带来什么好玩的东西。

因为大家心不在焉,王永和又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犯规,一个小伙伴气得大叫:“不打了,不打了。”

大家越来越心猿意马,就停了下来,一窝蜂地拥到王香姣旁边,欣赏她的手机。这手机其实是一款非常老的波导,很难看,小小的屏幕。城市里的学生早就淘汰了,但在封闭的山区的学生们看来,这无疑是天神一样的玩具。

王香姣像仙女一样被大家簇拥着,小姑娘的优越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她非常自豪地对大家说:“这东西还可以打电话。”

“真的吗?”

“你们不相信?我给大家试试。”王香姣说着,就用手机上的数字给远在一千里外的在临安打工的姐姐拨了一个电话。

“嘟——嘟——”的几声响后,电话接通了,手机里响起一个大家熟悉的声音。

“真的是她姐姐。”大家非常羡慕地议论。

王香姣自豪地聊了几句后,先将手机递给吴天益,让吴天益跟她姐姐说几句。

吴天益哆嗦着手,一把接过手机,手机却发出“嘟嘟”的声音,原来吴天益按了关闭键。小伙伴们哄堂大笑,吴天益“怎么这么笨?”